

東北變色記 (三)

●陳嘉驥

坐失時機長春陷落

民國卅四年八月十五日，日本裕仁向中、美、英、蘇四大盟國，屈膝投降後，華北地區的北平、天津等地因共黨盤踞冀魯豫腹地而導致交通阻隔，國軍一時無法北上；乃商由美國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派遣美軍兩個師，先行運抵北平、天津兩市佈防維持治安。其後，美國空軍並將國軍九十二軍運抵北平，軍長為侯鏡如；九十四軍運抵天津，軍長為牟廷芳。政府隨即發表，在北平成立北平行營，派李宗仁為行營主任，主持河北、山東、山西、綏遠、察哈爾等華北地區各省軍政接收事宜。

熊式輝奉命出任東北行營主任後，在赴長春之前，先行抵達北平與李宗仁磋商，籌劃空運國軍至長春，以及國軍從陸路以武力接收東北等問題。熊式輝以平津地區，已有美軍佈防，目前無虞治安問題，因此要求將九十二軍與九十四軍暫時劃歸東北行營作戰範圍內，由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負責指揮；立遭李宗仁堅決拒絕。

嗣熊式輝以東北地區尚屬真空，蘇俄軍隊轉

眼即屆三月撤退之期，必須派國軍有力部隊至東北，尤其長春必須首先予以確實掌握；因而要求將天津的九十四軍的一個師亦即第五師師長李則芬，先行空運長春，如此東北行營在長春成立時，才可逐漸確實掌握情勢。李宗仁仍以美軍部署平津及北寧鐵路沿線係暫時性質，我們怎能完全靠別人；還有北平、天津以外各縣市也要接收，難道都不要了，任憑共產黨永久佔領；美軍走了怎麼辦？理由予以嚴峻拒絕。熊式輝表示這只是暫時措施，不久即可恢復正常，李宗仁反問「暫時」是多少時間，能否保證確切時間。由是，空運國軍一個師計劃遂告擱淺；李宗仁僅同意天津以東包括秦皇島在內的河北省地區，暫歸東北行營使用，以利國軍在此部署以接收東北。

熊式輝亟於在他到長春後，掌握部份武力以利接收，也可保障接收的東北行營人員的安全。經反覆磋商最後李宗仁同意，將留在北平地區的偽滿國軍，交由東北行營收編後空運東北前往接收。緣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，日本兵源缺乏，乃將偽滿軍約十餘萬人，派赴華北的北平、天津等地駐紮，瓜代日軍防務。

熊式輝乃計劃收編偽軍十二萬人，約為四個軍，並奉最高當局批准撥發十萬支槍枝；蓋當時偽軍並不被日人信任，故所持武器皆係報廢不堪使用者。可是，軍政部只准撥發了三萬支，且三萬支槍枝亦未到齊即行停止撥發；熊式輝不得已只收編了兩個總隊。第一總隊長由劉德溥擔任（聞已來臺），第二總隊長由許廣揚擔任。原計劃每個總隊兵力一萬五千人，約等於國軍一個整編師，但是實際上因兵器不足並未達成目標。這兩個總隊並未等到槍支到齊即草草收編，立即開始空運長春，此時已延誤了兩個月時光，因此只運去一部份，即遭俄軍杯葛，空運遂暫停。

其後民國卅五年四月，蘇俄軍隊在長春等地區以閃電速度撤出，共黨部隊乃由周保中率領圍攻長春。長春國軍則由城防司令陳家珍少將率領東北保安第二總隊（未達足額僅約三千人）許廣揚為主力，展開防衛戰，但寡不敵眾，長春旋於四月廿四日陷落，此即東北國軍戰史的「四二四」戰役。倘李宗仁以國家大局着眼，允許九十四軍第五師及時空運長春，在蘇俄尚未考慮及此時，不但第五師可全部抵達，並可將兩個總隊全部

空運至長春。祇因李宗仁固於單位自我主義，白白浪費了兩個月大好時光，使長春未能免於失陷之命運，損失之重大難於估計矣！

東北行營撤退真相

熊式輝抵長春後，首先發表趙君邁為市長，趙君邁挽留原偽滿時市長曹肇元為諮議，協助接收長春市政；同時，由張燭接收長春市偽警察局長擔任局長職務，張燭亦挽留原警察局長劉亦擔任副局長職務。曹肇元與劉亦兩人獲留任，雖然不再是市長或警察局長，但兩人以同歸祖國十分高興，賣足了力氣幫助接收。長春市民亦至為高興，每人均手持臨時繪製的國旗，只要看到國內派來接收人員，即揮舞國旗高呼萬歲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，裕仁投降後，留在中國各地的日本軍人與日僑，並沒有遭到任何報復，惟一遭到報復的地區就是長春。長春係日本一手締造的偽滿洲國的首都，亦是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所在地，而長春市民對日本人最為痛恨。俄兵到後，市民看到俄人對日人鞭笞毆辱，於是也羣起報復，因此被毆斃日人至多，地痞流氓與俄國兵聯合強奸了許多日本婦女，嗣由趙君邁命令張燭派員所阻止。俄軍眼見長春民衆心向中央政府，又見警察局長張燭在原偽滿局長時任副局長劉亦協助下，有逐漸掌握市區治安趨勢，遂以東北在俄軍佔領期間內，中國不得在地方上編組任何武力為理由，於卅四年十月廿一日，解散了新組成的地方團隊。前長春偽滿市長曹肇元及前警察局長劉亦，也在蘇俄威脅下態度轉趨曖昧，不敢公然

再到市府與警察局辦公，最後更避不見面。

從此，東北行營人員出外，均有不明人士跟踪，態度頗不友善；熊式輝乃下令東北行營人員，不要離開辦公任所，以免發生意外。前幾天還下令保護日僑的長春市長趙君邁與警察局長張燭，不但無法保護日僑，也無法保護東北行營接收人員，甚至至市政府與警察局也被不明身分之日人監視，而成為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。

這顯然是蘇俄方面玩的把戲，中共一時如何派來這許多人，同時長春市區行人逐漸稀少，更看不到手持國旗高呼的民衆，街上並出現了「歡迎東北人民民主聯軍」的標語。

熊式輝乃將長春俄軍不友善態度，以及無法接收情況，報告當局。長春情勢演變到如此地步，說明倘北平行營不阻撓，在俄軍無暇考慮情形下，第五師及時到達長春。有了我國正式國軍，俄軍當有所顧忌，情勢不致惡化至如此程度。卅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我政府乃下令，長春東北行營人員起期撤往北平。東北行營方面撤退時僅留下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，以中國長春鐵路理事會主席身分，在長春暫行統籌一切未了事宜。另外，東北行營副參謀長董彥平以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身分，在張嘉璈指揮下負責與俄遠東軍司令部繼續作例行聯絡與交涉。

九省主席變原因

東北行營撤退後，蘇俄以如此無理態度，對待締有三十年友好條約的同盟國家中國，遂為美、英等國交相指責，史達林因而態度在表面上有

了改變，並指示長春俄軍當局協助我國接收各省市。張嘉璈與馬林斯夫諾基商妥，除長春市仍由市長趙君邁予以確實接收外（實際上根本未能接收），並先行接收瀋陽、哈爾濱、大連三個城市。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瀋陽市長董文琦、哈爾濱市長楊綽庵、長春市長趙君邁等由北平飛返長春。董文琦於十二月二十七日順利的接收了瀋陽市，很意外地瀋陽俄軍司令潤夫東，不但未阻止董文琦招收偽軍、偽警成立警察大隊，並且撥贈了五千支俘自日本關東軍的步槍。張嘉璈得到董文琦順利接收瀋陽市政消息，心中十分高興，並親自跑了一趟瀋陽，回到長春並陪同楊綽庵接收了哈爾濱。

張嘉璈稍後在長春召見九省省主席舉行接收省政會議，決定趁蘇俄願意協助接收省政良機，每位省主席攜帶偽滿洲幣二百萬元，赴期前往各省區接收。當時，大家均無異議，東北籍並且是保定軍校畢業的劉翰東，毫不考慮的走馬上任，去四平街成立了遼北省政府。其他省主席在經過商量後，不願貿然前往接收，乃推派代表晉謁張嘉璈提出兩個條件。其一為，每一省須由中央派兩國國軍隨同前往，以保護接收人員安全。其二為，每一個省主席須攜帶偽滿幣五千萬元，作為接收時的必要經費。張嘉璈聞此兩條件，惱怒說：「現在長春也沒有兩國國軍，你們叫我從那裏找來這樣多軍隊；同時我這裏也沒有那麼多錢，我只能給你們每人兩百萬偽幣。」

省主席們也知道張嘉璈沒有辦法答應這兩個條件，所以提出來不過是故意找個難題，不願冒

險接收罷了；這次事件在東北接收史上，被戲稱為「東北省主席的譁變」。筆者過去曾有敘述，不再詳細報導。不過由這一事件，充分說明了當初把東北三省改為九省，而將原來的萬福麟、馬占山、鄭作華三位老將棄而不用之失當。尤其九位省主席中惟有軍人出身的劉翰東，敢於走馬上任，並在俄軍撤走後，與共黨部隊在四平街大戰了三個回合。祇因遼北省四平街，係瀋陽與長春間中點，為兵家所必爭，劉翰東率幾千臨時編組的保安團，無法與林彪數萬大軍相抗衡。假使，劉翰東能到遼東省份接收林彪部隊一時無法到達的地區，使他有從容編組保安部隊機會，好整以暇以待共軍來犯，必可發生很大力量。同時，東北九省省主席，如果有九個劉翰東這種人物，那麼東北的接收歷史，真的要重寫了。

為政者，倘有遠大的眼光與開闊的胸襟，用人惟適地適才，而不問其淵源與派系，必可為國家締造不朽功績。而當年的東北省主席，都由一批滿腹經綸的學者專家來擔任，一聞槍聲即驚慌失措的人，來肆應東北那種兵荒馬亂的亂局，焉得不敗！

撫順煤礦俄人陷阱

省主席們拒絕接收，張嘉璈在無可奈何情形下，一度想辭去在東北行營的職務，專任中俄合營的中國長春鐵路理事會主席，但為政府當局所挽留。這時在北平收編的偽滿軍已編組為兩個總隊，準備空運長春，但蘇俄又聲明在俄軍佔領地區，不准有中國正式的國軍進駐，只許憲兵與警

察部隊到長春。

筆者已不復記憶許廣揚擔任總隊長的第二總隊，是以什麼名義空運到長春，但距三十四年十月，熊式輝要求九十四軍第五師到長春，已經有兩個多月，局勢業已有了重大變化。當時，熊式輝等初抵長春時，俄國軍隊還列隊歡迎，並准許長春市民執旗歡迎中國接收人員；假設當時國軍即刻空運長春，也許蘇俄尚未對東北問題有所對策；而造成既有事實，一步之差什麼都改變了。

張嘉璈這時認為，瀋陽已經順利接收，並且市長董文琦與警察局長戴鴻濤已組成十個警察大隊。同時打出山海關外的國軍部隊已佈防皇姑屯、鐵西區一帶，已足應付任何變故，於是他想到接收中國第一，也是世界十大煤礦之一的撫順煤礦。撫順煤礦煤質極佳，為煉鋼用最好燃料，盛產時年可產千萬噸。撫順煤礦的分佈有一部份就在地表層，除去上覆土層就是煤礦，中國人俗稱「大揭蓋」，日本人則稱為「露天掘」，採掘極為容易。另一部份則深藏地下，廣大深厚罕有其匹，用豎井開採，與他處及臺灣用斜井開採煤礦的完全不同，真是得天獨厚。自甲午中日戰爭及甲辰日俄戰爭後，撫順為日本經營，我國此種寶藏被日人用以煉鋼製造武器，轉而侵略中國，屠殺我中華民族，真是豈有此理。

當年政府派往東北接收工礦的共有三個負責人，由孫越崎任經濟部東北特派員兼遼寧地區工礦接收委員，張莘夫負責吉林地區工礦接收委員，黑龍江地區負責者另有其人。職是之故，接收撫順煤礦，應由孫越崎負責前往，但孫在北平，

張嘉璈一時找不到孫越崎，乃找到經濟部派往東北的第二號人物張莘夫，張乃一口答應下來，說赴湯蹈火在所不辭。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七日，張莘夫奉張嘉璈命令，率隨員牛俊章、張立德、徐毓吉、王錫爵、孫育英、許錚、高旭征等七人，由中國長春鐵路理事會助理理事人馬利中將陪同自長春抵達瀋陽，準備前往撫順煤礦接收。張嘉璈與馬林斯夫諾基數度磋商，馬林斯夫諾基不派軍方人員協同接收，而找了一個中國長春鐵路理事會一名助理理事來，其無誠意已昭然若揭。馬利到了瀋陽，立刻開始展開拖延戰術，向張莘夫說：「聽說撫順方面很亂，也很危險，你不可輕易前往，可暫在瀋陽等我消息，俟一切安排就緒沒有危險時，再行通知你前往接收不遲」。張莘夫乃行允諾，並相約以電話隨時聯繫，隨即由市長董文琦安排住入大和旅館與董隔室而居，靜候俄方通知。

四十餘年後，檢討此事，張嘉璈顯然急於有所表現，而忽略了張莘夫的安全。因為蘇俄甫於半個月前，向我國要求共同經營東北各廠礦，如我國同意，則蘇俄將動用所有軍力協助驅除滲入東北共軍，保證我國政府完整的接收東北行政區域。我國部份官吏認為不妨同意蘇俄經濟方面要求，而把東北行政區域先完整接收過來，再以全力肅清關內共軍後，然後慢慢恢復東北工礦事業自主經營權。此項建議却為蔣中正委員長所否決，他認為近百年來，中國所失權益殊多，未聞有已失權利輕易收復之事；現抗戰甫告勝利，我們締結中蘇三十年友好條約失去權益至多，已屬萬

不得已，豈可在條約之外再有讓步。

基於上述情況，蘇俄得不到中國共同經營東北工礦權益，正在惱怒之際，豈肯讓中國輕易將撫順煤礦接收過去。因此一般人可以不明此理，認為我們必須將所有工礦接收過來，但參與機要如張嘉璈者，應當明白當時的緊張局勢，不應當再三逼迫張辛夫真的赴湯蹈火了。

張辛夫走險遭殺害

蘇俄的馬利中將，對張辛夫說撫順那裏很亂、很危險，來阻止我國的接收；顯然他已經知道蘇俄無意讓中國方面，把撫順這個大煤礦接收過去。衆所周知，撫順煤礦在日本數十年經營下，已不是一個單純煤礦，而是鋼鐵、機械、化工、電訊器械、石油（油頁岩）等綜合大工業城市。馬利用「很亂、很危險」這種詞句，更足證明蘇俄已決定必要時，將殺害接收人員的決心。

馬利把張辛夫拖在瀋陽後，並打長途電話給張嘉璈說，撫順那邊很亂，去接收恐怕有危險，張辛夫留在瀋陽，不敢去接收，所以撫順煤礦一時無法接收。

這時的張嘉璈，對接收撫順的工礦權看得很重要，同時他並未覺察馬利的「很亂、很危險」的暗示，仍然催促張辛夫急速前往撫順接收。他認為爲國家做事，不能怕危險，凡是到東北來接收的人，都冒着很大危險，應該勇敢一點。

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早晨，張辛夫正在董文琦房間內閒談，並提到接收撫順煤礦問題，爲什麼馬利一點消息也沒有，可以不可以就這樣到撫

順去接收。董文琦認爲，現在東北在俄國人控制之下，一定要抓住俄國人讓他們負責才行，所以應該等馬利確實消息，千萬不可貿然前往。兩人正談話間，桌上電話鈴響，董文琦接聽電話，始知係張嘉璈自長春打來，他問張辛夫是不是還在瀋陽。張嘉璈並說馬利在撫順給他打電話說：「撫順很亂，張辛夫不敢來接收」。董文琦回答說：「辛夫現在我房間內，是馬利叫他等消息，我請辛夫與主任委員直接講話」。張辛夫接過電話後，只說了一聲「我是辛夫」以後，就全是張嘉璈一個人講個不停，最後張辛夫僅說：「馬利說撫順很亂，叫我在瀋陽等他先到撫順安排，聽他的電話然後再去，既然如此，我馬上就去接收好了」。董文琦仍勸張辛夫必須等馬利回瀋陽和他一同去撫順，讓俄國人負責安全才可以。張辛夫乃偕同瀋陽市政府外事處長車啓亮，到瀋陽俄軍司令部請求幫忙，並打電話到撫順找到馬利請其回瀋陽，俾能由他陪同前往撫順。

馬利知中國方面一定要接收撫順煤礦，他就不再拖延，一任俄國軍方佈妥陷阱去殺害張辛夫。馬利乃於三十五年一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時，以電話通知張辛夫說，接收撫順煤礦已安排好，並備好專車一列，車上有一隊俄兵護送。當張辛夫到達瀋陽車站，登上開往撫順專車，並未見有一名俄軍，詢問馬利時他說一隊俄國兵不來了，由兩名俄軍官護送前往。就在這時，有兩名軍官來到，但專車啓動時，兩名軍官忽然溜走，此時的張辛夫等於箭在弦上不得不走，乃携同數名隨員乘車離瀋陽開往撫順。原七名隨員僅有牛俊章、

張立德、徐毓吉、劉元春、程希儒同行，另外王錫疇、孫育英因買國旗、刻關防未能趕上專車而逃過一劫。張辛夫除偕同上述五人外，臨時由中國長春鐵路局加派警備隊長舒世清（便衣）、警備隊總務科長莊公謀（便衣），率同護路警察、巡官等張樹人、白永剛、劉文奇、毛成祿、楊清和、曹國範、舒士珍等人穿制服携槍乘車前往。張辛夫等共十五人抵達撫順後，就被俄軍軟禁於撫順煤礦事務所內。張辛夫曾與撫順俄軍負責人展開一場辯論，俄方始終以未奉上級命令爲由，不准張辛夫等自由活動。嗣並派人將張辛夫所帶衣物文件，予以澈底搜查。

一月十六日，俄人將張辛夫及所帶去十五人區分爲兩批。第一批張辛夫及便裝之牛俊章、張立德、徐毓吉、劉元春、程希儒以及中長鐵路局着便衣的舒世清、莊公謀爲重慶政府派來的接收人員，必須予以殺害。另外穿制服持槍的鐵路警察，係日本經營的南滿鐵路警察，皆是本地人可免一死，留在撫順另行處理。

張辛夫等八人被押上蘇俄軍用火車，離開撫順在返回瀋陽的鐵路上第一站李石寨車站時，八個人全被俄軍驅逐下車後，遭人以亂刀刺死。

張辛夫烈士墓碑銘，共約一千五百五十五個字，最後銘曰：茫茫東北，一度曠野，白山有饕餮之跳躍，黑水有鯨鯢之縱橫，垂涎者自誤，染指者已崩！哀哉烈士，竟以接收而隕生，鬼神爲之泣，天地爲之驚，白山爲之失色，黑水爲之吞聲，干戈攘攘，風雨冥冥，青松古木，碧血新塋，安得自由之花，以獻烈士之靈！